

荡摇寇摇志

第一一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

却说陈希真、刘广等在遇贤驿客寓上房，正相坐谈，又见一位客官，带了二仆进左厢房来。希真看那客官，剑眉秀目，方额微须，中等身材，满面和光，深藏英气，却未知是谁，只见他已进厢房了。希真闲步下阶一回，只见那客官也负手出房。希真便上前唱喏，那客官慌忙回礼。希真请问名姓，客官拱手答道：“小弟杭州徐槐。”刘广在堂上，慌忙下阶，与徐槐深揖，问道：“仁兄府居，是西湖午桥庄否？”徐槐答揖道：“正是。”刘广大笑道：“远在千里，近在目前，原来就是徐虎林兄，久慕之至，幸会之至。”希真便问刘广道：“姨丈何处闻知此位徐兄大名？”刘广道：“此徐兄表字虎林，居杭州西湖午桥庄，乃高平山徐溶夫之令从弟也。”徐槐转问二人姓名，二人一一答了。

当时三人一见如故，希真、刘广便邀徐槐上堂叙坐，范成龙亦相见了。逊坐毕，刘广对希真道：“徐溶夫才名，姨丈所知也。小弟那年往高平山会晤溶夫时，溶夫说起虎林兄经济满怀，深通韬略，能为人所不能为。彼时弟已心醉，不期今日幸遇。”徐槐道：“经济二字，弟何敢当，特遇事畏葸以悞君国，所不忍为耳。”希真称道不绝。范成龙也说起溶夫称述徐槐之事，并道久仰之意。希真请以上房相让，徐槐谦谢。希真再三逊让，徐槐便移至上房与希真共住。当晚

共用晚膳毕，徐槐与希真等畅谈竟夜。希真方知徐槐曾在东京考取议叙，归部以知县铨选，因选期尚早，故游幕于山东；近得京信，知名次已近，所以上京投供。希真暗想道：“山东正当干戈扰攘，此公倘得选山东，必大有一番作为也。”次日早起，两家仆从各收拾行装，徐槐与希真等各盥洗毕，用了早膳，又谈了一回。为时已不早了，徐槐与希真、刘广、成龙拱手告别。希真等赴山东，徐槐赴东京。

话分两头，先说徐槐辞别希真起行，不日到了东京，觅所房子，安顿了行囊，又就京中雇了两名车夫。次日即赴办投递亲供之事，又拜了几日客，应酬了一番。初夏将近，风和日暖，是日闲暇无事，徐槐独坐斋内，看那庭院青藤架上绿阴齐放。徐槐忽叫车夫进来，问道：“神武门外元阳谷，我幼年曾到过，一路藤阴，景致甚好，此刻你可晓得藤花放否？”车夫道：“不敢晓得。”徐槐喝道：“甚么说话！不晓得便不晓得，有甚不敢晓得？”车夫忙答道：“是小人说错了，小人说不敢打听。”徐槐道：“怪哉，怎么不敢打听？”车夫道：“老爷不知道，近来这谷内进出不得了。”徐槐道：“却是何故？”车夫道：“近来这谷内有一伙强人，为头的一个叫做千丈坑许平升，一个叫做冰山韩同音。这两个魔君，聚集一千七八百人，占据了元阳谷，打家劫舍，无所不至，所以这山进出不得。”徐槐愕然道：“元阳谷乃京都北门锁钥，岂容盗贼盘踞，收捕的官兵怎样了？”车夫在旁笑道：“官兵还敢近他！”徐槐叹道：“天下盗贼如此横多，安望太平。”车夫道：“只有一人，想该斗得他过。”徐槐听了，忙问是何人。车夫道：“这人姓颜，名叫树德，号叫务滋。那年小人送一起大客商，路过蓟州府寒积山，突遇一伙强人，

望去何至二三百人。这边客人，无一个不吓得手脚冰冷。幸喜路旁酒店走出一个大汉，正是颜树德，手提大砍刀，直奔过去，登时杀得那强人四散逃走。当时客人问了他姓名，又重重谢了他，他也老实收了，又留客人酒饭，歇了一日。小人因此识得他本领。”徐槐道：“这人现在哪里？”车夫道：“倒也巧极，这人向来东飘西泊，不知住处，恰好前日小人在不远亭边来复街口撞见他，可惜没问他住处。”徐槐道：“你下次遇着他了，速来通报。”车夫应了出去。

一日，有一贵官来拜见徐槐，正在厅上分宾叙坐。那车夫急走进来，见主人正在会客，不敢上来，只得站在阶下。徐槐一见，便问道：“你有甚事来禀？”车夫上来道：“禀告老爷：那颜树德正在巷口酒店里，老爷说要见他，此刻要不要叫他来？”徐槐大喜，不觉立起道：“你怎说叫他，须我去见他才是。”那贵官笑道：“原来是那个乞丐颜树德，徐兄见他何为？”徐槐道：“小弟闻知此人武艺超群，故爱敬他。”贵官道：“此人武艺却好，但仁兄叫他来也罢了，何必轻身礼接下贱。况此人武艺虽好，性情鲁莽，本是故家子弟，自不习上，甘心流落，一味使酒逞性，行凶打降，所以他的旧交，无一人不厌恶他。小弟久不闻他消息，只道他死了，谁知今日还在。仁兄若见了他，便晓得此人不好了。”徐槐道：“仁兄所说，谅必不错。但此人或有一长可取，亦未可知，总待小弟见过了他再看。”车夫道：“老爷不必自去，待小人去请他。”徐槐道：“也可，但须说得恭敬。”车夫应声了出去。

那贵官起身告辞，徐槐送至门首，贵官拱手升舆而去。只见车夫领着一个黑大汉过来。徐槐看那汉，面目黝黑，虎

须倒卷，威光凛凛，身長九尺，腰大十围，身上十分褴褛。车夫指着对徐槐道：“这就是颜树德。”树德向徐槐一揖，顾车夫道：“这便是徐老爷么？”徐槐暗暗称奇，便答揖道：“小可正是徐槐。”路上人见一华服官人与乞丐施礼，都看得呆了。树德对徐槐道：“小可落魄半生，知己极少。今日老先生见召，有何教言？”徐槐道：“请壮士进内叙谈。”便携了树德的手，一同进内。那些仆从尽皆骇然，连车夫也呆了。

树德到了厅上，向徐槐扑翻虎躯纳头便拜。徐槐慌忙答拜，便吩咐：“浴堂内备好汤水，请颜相公沐浴。”又吩咐：“取套新衣服与颜相公穿了，然后请颜相公出厅叙话。”颜树德道：“小可承先生过爱，不知先生因何事看取？”徐槐道：“小可在山东时，久闻足下大名。但不知足下运途蹇晦，一至于此。”树德浩然叹道：“小可是四川人，自幼游行各处。那年小可在河北蓟州，因生意亏本，往青州奔投表兄秦明，正还未到，不料那厮失心疯了，早已降贼。小可失望，意欲仍回蓟州，更不料还有个失心疯的贼，就是传言秦明降贼的人，劝小可也去降梁山，吃小可一掌打死。小可犯了人命，只得一口气向南奔逃。路至济南，盘缠乏绝，只得沿路行乞，迺迺到了河南归德府。小可初意，原想到这京里来投奔一个好友。后想世间都是没志气的人，我这副铜筋铁骨埋没了也就罢了，便一口气回四川去了。恰得奇兆：小可到了四川之后，为人佣工度日，一日往景岳山去，走进一所庙宇，十分宏敞，只见里面一个老者，相貌魁梧，向小可说道：‘你是洞天中大将军，岂可置之无用之地！’又说我遇午当显。说罢，那老者并庙宇都不见了。小可感此奇兆，因

重复一路行乞到东京来。到此方才七日，不意便遇先生。先生果知我，异日为先生冲锋陷敌，万死不辞。”说罢又拜。徐槐急忙扶起，感慨一回，便问道：“足下那位好友姓甚名谁？”树德道：“小可未曾和他会面，据另一个好友，姓韦名扬隐的在蓟州说起他，性情仁厚，韬略渊深，慷慨好施，谦光下士，现在灞树村神明里居住。他姓任，名森，表字人衔。小可久记在心。那年因思归故乡，不去见他。今番去见，叵耐他管门的这班鸟男女，不容我进去。我想，就不去罢了！”徐槐道：“想是下人之过，足下休怪他。且请用了便饭，改日小可与足下同去见他。”当日徐槐请颜树德酒饭，又打扫一间房屋安置树德，又畅谈半夜。

次日早起，徐槐在外面应酬了些事务，大约无非贵官贵客，一番常套，不必细表。到了傍午，与颜树德用了中饭，便叫备个名帖，带同颜树德，直到灞树村神明里去访任森。原来任森世居皇城，先代显宦相继，世沐恩光，家居神明里，资财巨万。任森生得相貌清正，长须五绺，丰裁儒雅，勇力过人，性情仁厚，却又严正，所以一切富家齷齪子弟，无不刻忌他。更兼他深居简出，不喜趋走，所以朋友极少。这日任森正静坐书斋，外面忽投进徐槐名刺。任森接了细细观看，恍然悟道：“那年先师陈念义夫子仙驾来临，谓我道：‘能用汝者，与余有二人也。’言讫而去，语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今想‘余有二人’，非‘徐’而何？且待我出去接见他。”便命邀徐槐进厅，颜树德一同进来，任森接见逊坐叙茶。徐槐与任森略谈几句，任森便大悦服，便请徐槐上坐，纳头下拜。徐槐忙谦让道：“岂可如此！”任森道：“我观先生才德超群，必建非常功业，日后但有用小弟处，无不

效劳。”徐槐谦让答拜，重复入坐。任森便指树德问徐槐道：“这位大英雄是谁？”徐槐代树德通了姓名，树德便向任森下拜。任森大喜答拜，道：“那年韦扬隐回东京，向小弟说知颜兄，小弟甚为钦佩。又说在归德府寻访吾兄不着，小弟亦代为纳闷。不期今日得瞻虎威，实为深幸。”树德听了大笑。

当时任森留徐槐、树德酒饭，畅谈一切，十分知己。席间徐槐开言道：“仁兄贵庄设立碉楼，整顿戈甲，想是为元阳谷贼人之事么？”任森道：“正是。那厮见俺庄上丰富，常来滋扰，是以小弟不惜重资，募练乡勇，保护村庄。那许平升吃小弟诱败一阵，从此不敢正觑我村。只是那厮还有个党羽韩同音，把守得紧，所以不能直捣他巢穴。”徐槐未及开言，树德忙说道：“那韩同音本领甚低甚低！小弟一到东京，闻知此事，就去与他厮会。那韩同音身披铁叶甲，手执刀牌。小弟赤膊空拳，打得那厮觔斗频翻。只可惜许平升来帮他了，不然小弟活打杀他。”徐槐捻须微笑道：“二公既同生公愤，敌忾杀贼，小可不才，取条妙计，管扫得那厮影迹无踪。”二人一齐请教，徐槐道：“火攻而已矣。”二人大喜。颜树德便要前去，任森道：“且将器械备好再去。”一面席上劝酒，一面吩咐庄客准备干柴芦荻，并一切衣甲之属。徐槐又指划些攻取之法，又畅论一切，尽欢终席。徐槐、颜树德就歇在任森家。

次日，徐槐替他禀明当官，请了号令，便坐在庄内听信。任森披起黄金锁子甲，手提烂银点钢枪，又取副狮蛮铁叶甲与颜树德披了。树德自去架上选一把七十二斤镔铁大砍刀。任森跨上火炭枣骝马，树德跨上追风乌骓马，点起八百

名庄客，一齐杀奔元阳谷去。那许平升、韩同音正在商议打劫之事，忽报神明里乡勇杀来。许平升、韩同音一齐大怒，便各持兵器上马，点起喽啰们，杀出谷口。恰好两阵对圆，韩同音当先出马，高叫：“神明里牛子，敢再到这里来领死么！”这边颜树德一马飞出，大骂：“贼子，今番你休想侥幸了！”同音见是树德，心中大惊，许平升慌忙出马，二人攒战树德。树德毫不惧怯，共斗十五六合。任森早已立马阵前，两边战鼓齐鸣。那贼兵后队忽然叫起苦来，只见元阳谷烟焰齐发，火光已蒸天价通红了。贼军大乱，韩同音被树德一刀砍于马下。许平升大惊，拖枪而走。任森早已指挥两翼壮士掩上，将贼兵团团围住，杀得一个不剩。许平升已死于乱军之中。那些放火的壮勇都有斩获，纷纷上来献功，任森大喜。内中一个壮勇的头目禀道：“可惜徐老爷不防及谷后，眼见还有两员贼将从谷后逃走了。”任森愕然片刻道：“只好由他。”当时与树德会合乡勇，同掌得胜鼓回庄，徐槐接见甚喜。任森说起不守后谷，可惜走了两员贼将，徐槐笑道：“任兄还怕不识此计玄妙，我计正妙在不守后谷。若前后合围，不留出路，那厮必然拚命，困兽犹斗，非兵法所忌乎？”任森大服，从此拜徐槐为师。徐槐将任颜二人恢复元阳谷功劳报官，任森、颜树德都得了防御职衔。自此任森、颜树德都归依了徐槐。

不数日，韦扬隐自睦州回来，来见任森。任森方知韦扬隐奉童贯差征方腊，不料诸庸将掣肘，以致败绩。罪归韦扬隐，削职。任森大为叹息，韦扬隐毫不介意。因贺任森得胜之喜，见了颜树德，悲喜交集，各问原委。又闻知了徐槐英雄，便求任森介绍来见，一见大服，便拜徐槐为师。又引李

宗汤见徐槐，亦拜徐槐为师。徐槐与任森、颜树德、韦扬隐、李宗汤日日盘桓，徐槐遂深知四人性情才能，日后各有用处。不题。

且说那元阳谷后逃走的两员贼将，一个是扫地龙火万城，一个是擎天铜柱王良。这二人见满山火起，料知事败，不敢去接应前军，只得率领四百名喽啰，保着一位军师，向山东而走。路上改换了捕盗官军旗号，所以一路无阻无碍，直达梁山。

谁知那宋江吃了魏辅梁、真大义的作弄，见有新来弟兄，十分胆怯；更兼刺陈希真不成，枉送了时迁性命，杜绝了蔡京、范天喜门路，懊恨非常。迨日希真又奉旨荣任，跨有兖沂，众将遵旨就职，日日简练军马，宋江大小头领无不震惧。这日早上，忽报有火万城、王良二位好汉前来求见，却未提起入伙的话。宋江正在烦恨，不得已接见了二人，却于礼貌言辞间失于关切，觉得疏淡了些。二人不悦，托辞告去。宋江又不苦留，二人便同那军师并四百喽啰去了。

吴用在后山阅视燎煌，中午转来，方才知此事，急来见宋江道：“兄长为何拒覆新来兄弟？兄长真是奈何不得东瓜，只把胡子来磨。那魏辅梁、真大义二人，不可自失眠了，怕他真个人人如此！那新来兄弟，诚伪真假，我自有照察之法，何必遽行拒绝。兄长如此疑人，现在辅佐业已残缺，未来豪杰裹足不前，我梁山其孤危矣！”宋江大悔，急命杨志、徐宁二人去追火王二人转来，与他陪礼。杨志、徐宁领令火速追去，早已不及了。宋江看着吴用一言不发，吴用道：“此事休提，且着人去探听他下落，再作计较。只是陈希真那厮跨有兖沂，兵势浩大，逼近为患，极非小耍；更

兼新泰、莱芜隔绝兖州之东，我戎马出入大为不便，所当速定大计。”宋江矍然道：“这事怎处？”吴用道：“处此之势，用兵或有生路，不用兵直坐以待亡耳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去恢复兖州何如？”吴用沉吟一回答道：“陈希真何等利害，此番去夺兖州，定然枉费力气。我想此番我们新失兖州，云天彪必不料我有事青州，不如乘势去恢复清真山为妙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一路被刘广在兖州当我咽喉，进出不利，怎好？”吴用道：“我自自有道理。且我此去夺清真山，亦不专为清真；如果清真山夺不得，我亦另有算计。若从事兖州，则是舍远守近，地势愈促，不惟兖州不可必得，而失却新泰、莱芜，大非计也。”宋江点头，便从此日日加紧操演，鼓励士卒。统计梁山兵马尚有十五万，并嘉祥、濮州两处十七万人马，及新泰、莱芜十万人马，合计共四十二万人马，钱粮尚可支三年。吴用对宋江道：“似此尽可有为，兄长放心。”宋江亦喜，对吴用道：“只是我良将消亡了许多，以此耽忧。”吴用道：“再看机会，倘再能收罗几位豪杰，便可补数了。”宋江称是。

过了半月，兵马操演已极精熟，宋江箭疮亦早已全愈。是日初伏天气，宋江升忠义堂，聚集众英雄，请吴用点兵派将。吴用请卢俊义率李应、徐宁、燕青、段景住，带三万马步全军，先行攻围兖州北门及飞虎寨，不必定求攻破，只待大军过时，便将兵马约退，拣择险要扎住，一面为大军作援，一面接应粮草。卢俊义应诺，领徐宁等三万人马去了。吴用便请公孙胜守寨，点起秦明、杨志、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、孔明、吕方，带三万人马，宋江、吴用亲自督领，即日起行，由汶河进发。

那卢俊义率领徐宁等三万军马，正在攻打兖州。刘广悉力防守，不暇他顾。宋江、吴用已领大军，抹兖州北境过去，一路无阻无碍，直到莱芜，朱武等迎接入城。歇了一日，宋江便同吴用率领秦明、杨志、鲁智深、武松、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并三万人马，直趋清真山。早有探子报入清真营里，都监风会闻报，便与防御使李成商议道：“俺这里五万人马，训练精熟，尽皆有用之才。李将军速派令战守兵数，严行防备。”李成道：“相公且请镇守，待小将带三千精锐兵，由后山抄过赤松林，至野云渡埋伏。待其兵过，便袭击他后队，先杀他个下马威。”风会道：“此计亦好，但不可十分恋战。”李成领诺，便提兵赴赤松林去了。

且说宋江、吴用将兵马分为三队：秦明、鲁智深领前队，宋江、吴用、杨志、武松领中队，燕顺、郑天寿、王英领后队，一路由野云渡进发。宋江中队已过了赤松林，后队方到林边，吴用猛叫：“林内恐有埋伏！”说未了，只听背后林子里炮响，伏兵果然杀出，梁山后队郑天寿慌忙应敌。李成早已一马当先，挺枪直刺，郑天寿举刀急迎，两下便斗。不上二十余合，郑天寿刀法已乱，那里是李成的对手。燕顺拍马来助，只见官军呐喊齐出，杀气影中，郑天寿中枪落马。燕顺大惊，只道郑天寿一命休了。幸王英马到，救了天寿。官兵奋勇冲杀，贼兵大乱。吴用急命杨志还救，那李成早已领兵退回去了。郑天寿左肩中伤，折兵八百余名。宋江大怒，便催军马飞速攻清真营，吴用谏道：“不可，恐前去尚有奸计。总之行军万不可因怒任性，一旦有失，悔之晚矣。”宋江依言，整顿了后队，依旧按队徐行。到了前面，果然风会已设伏等候，幸吴用料着，不曾中计。

且说风会接得李成捷报，大喜，便教李成守营，自己领精兵二万人，扎住西灏山口。宋江兵马屯在平地，相拒一日。风会见贼兵不中计，便起早领兵，直叩宋江营前搦战。宋江大怒，使命前队迎战。秦明领命，便提狼牙棒一马先出。风会早已倒提九环泼风大砍刀，立马核心。两人相见，各无言语，交锋便战。七十余合不分胜负，风会拖刀便走，秦明狠命相追。吴用大惊道：“这厮分明有计。”忙教鸣金收住。风会见了，亦不追转，便收兵而回。次日，风会一面告知云天彪，一面又来讨战，鲁智深当先迎战。饶你鲁智深本事高强，和风会只战得个平手。宋江、吴用都看得呆了。二人狠斗一百余合，只得收兵。第三日又战，宋江命武松出战，也只是平手。话休絮烦，那风会与秦明、鲁智深、武松连战五日，不分胜负。当晚收兵，吴用与宋江商议道：“风会这厮，真正了得，不如用计擒他为妙。”宋江问何计，吴用道：“他明日再来，便用如此如此擒他。”宋江称是。当夜安派已定，只等风会再来。

且说风会回西灏山寨内，正拟明早再出，只见李成前来说道：“相公连日辛苦，明日待小将出战。”风会应允。次日，李成领兵直叩宋江营前，大叫：“狂贼快献上头颅来！”宋江大怒，命燕顺出马迎战。李成举枪急刺燕顺，燕顺举刀敌住，一来一往，酣战四五十合。宋江暗暗称奇道：“李成真个不弱于风会。”只见燕顺气力渐渐不加，虚晃一刀败走，李成狠命相追。风会大惊，急叫鸣金，李成已追上一段。深草坑里，绊马索齐起，燕顺挥众军掩上，将李成捆捉去了。风会急命起鼓进兵，来救李成，吃贼军两翼挡住，风会冲杀不入，只得懊恨收兵而返。

且说宋江收兵回营，燕顺解着李成进来。宋江随即喝退燕顺，道：“我教你去相请李将军，谁教绑缚将来。”燕顺诺诺而退。宋江连忙跳离交椅，走下帐来，亲自解了绳索，扶上帐来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兄弟们不识尊卑，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李成答拜毕，大笑道：“宋头领，你此等诈术，可以网罗俗子，不能结纳英雄，竟敢如此唐突李成，无怪你眼睛戳瞎了！”宋江心中大怒，众头领同声共愤道：“俺哥哥山东、河北驰名，叫做及时雨宋公明，你这厮不知忠义之人，如何省得！”宋江猛然得计，便喝住众人道：“休得伤犯李将军！”便问李成道：“小可宋江，怎敢背负朝廷，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，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神力，实慕将军虎威，今日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李成笑道：“宋公明，你须受招安，李成现是军官，未免多此一番招安。你想李成受你的招安，你还想受那个的招安？”

宋江未及开言，只见郑天寿大叫道：“哥哥休与这不明理的打话，小弟吃他伤了，哥哥反要与他陪礼！”说罢，提刀上帐。宋江忙拦住道：“兄弟若要如此报仇，皇天不佑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李成拱手道：“忠义宋公明！俺乃不知忠义之人，杀亦何妨。”宋江见李成口软，便怒视众头领道：“都是你们得罪了李将军，快与李将军陪罪。”与众头领丢了眼色，宋江先跪，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。宋江道：“小可久闻将军大名，如雷贯耳，今日幸得拜识，大慰生平，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，万乞恕罪。”李成亦拜倒在地道：“公明尊意究欲何为？”宋江笑道：“且请将军坐地。”众人皆起，只见后帐转出杨志，向李成叙礼，诉说别后相

念，两人执手洒泪。宋江便命置酒相待，用好言抚慰道：“李将军，你看我众兄弟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，若是将军不弃，愿求协助宋江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

李成看到此际，暗暗想道：“我若任性拗他，白白的送了性命，与国家毫无益处，不如趁他笼络之时，我便将计就计，投降了他，就中取事。或除得来宋江更妙，万一不能，就剪灭他几个羽翼，也胜于白死。”便对杨志道：“杨兄，公明哥哥好意，我非不知。但我李成耿直一身，断不肯无功受禄，现在既蒙招留，我却不敢附居众英雄之列，倘一旦立得一二功劳，显得我李成本领，然后再叙大义。”宋江又起坐长揖道：“将军在此，山寨有光，又肯为我立功，莫说众兄弟钦服，就是我宋江这把椅儿也当奉让。”大众欢谈了一回，李成对宋江道：“公明哥哥大义，小弟十分钦佩，现在小弟还有一个知己，倘能邀得他来，亦可一同聚义。”宋江问是何人，李成看着杨志道：“就是大刀闻达，现在云统制帐下。”杨志接口道：“此人真有万夫不当之勇，惜乎不能招致。”宋江道：“想云天彪日内必来，闻将军必然同来。”便对吴用道：“何不用计擒之？”吴用捻髭微笑道：“且看。”当时众人又谈一回，酒阑而散。

吴用私对宋江道：“李成此意，真伪难测。今小可已定主见，来日调杨志为先锋，即以李成为副先锋。我看杨志和李成交情甚好，必能联络得李成。阵上我教杨志与李成寸步不离，他亦无所施技。李成倘肯奋勇斩获，便是诚心归我，如或有退缩，便见其伪。至招致闻达一层，小弟另看机会。”宋江称是。当下计议已定，吴用便教将李成手下被擒的官兵放走几个，回去通知李成投降，以绝李成归路。

风会在西灏山，闻知李成降贼，大惊。正在踌躇无计，次早忽报云统制领傅玉、云龙、闻达、欧阳寿通，并三万人马前来，风会忙令开营迎入。原来天彪自接到康捷传枢密院札子，令其收复莱芜、新泰，正在调集各路人马，忽接到宋江攻清真营之信，便飞速统兵赴清真营来。风会禀称：“李成追贼被擒，闻得已降于贼，殊为诧异。”傅玉、闻达等亦个个呆了，齐声道：“万不料李成有此事。”天彪沉吟了一回道：“非也，吾料李成决不出此。他从我年余，《春秋》大义闻之熟矣，何至今日昧心。且统兵前进，以观行止。”说罢，便命闻达为前部，密谕道：“此去如见李成，不可鲁莽，须细心察看行止。”闻达领令起行。天彪便命傅玉守营，众将齐出。天彪三万人马，并风会二万人马，共五万人马，浩浩荡荡杀奔宋江营前。

宋江见天彪兵马果到，又是闻达为先锋，大喜，便命杨志领李成当先出马，宋江领全军齐出。两阵对圆，这边官军队里，五百名砍刀手拥天彪出阵，大骂：“宋江瞎贼！因你目无朝廷，故尔天加大罚，尚不悔悟，还敢猖狂！”宋江大怒，出阵大骂：“你这厮早晚必为吾擒，尚敢口出狂言！”便叫杨志出马。这边闻达提大刀迎住，两下便斗。两阵呐喊，战鼓齐鸣。李成在杨志背后看着杨志，立马挺枪待刺，心中忽然不忍，猛咬牙道：“今日如此徇情，臣多一友，君少一臣矣！”骤马上前，一枪直透杨志背心，穿出前胸，大叫：“杨志，我顾你不得了！”贼军一齐大惊。天彪大喜，急挥前军杀上。李成抽出枪头，与闻达并马杀奔贼军，贼军前队大乱。官军一齐奋勇大杀，直杀得贼兵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宋江、吴用忙约后队飞逃，怎当得官兵势大，遮天盖

地的杀来。正是：泰山压卵，不须辗转之劳；螳臂当车，岂有完全之理。不知宋江、吴用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一一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

却说宋江领后队兵马飞逃，云天彪领大军追上，宋江前队早已沉没。但见官军各奋神威，大呼冲杀，四边尽是青州、登州、莱州旗号，翻翻滚滚，铜墙铁壁价裹来。宋江等逃过赤松林，天彪驱军直追那林子内。吴用原有孔明、吕方两枝伏兵，此时见了官军，便袭杀出来。官军抽出两翼迎敌：左翼是云龙，敌住吕方，不上十余合，云龙格开吕方画戟，右手抢入吕方肋下，擒过马来；右翼是欧阳寿通，敌住孔明，不三合，吃寿通一鞭打去，死于马下，两枝伏兵都败。官兵一齐痛追，宋江、吴用等纷纷逃入野云渡原寨。天彪亦传令住扎。众将兵丁齐来献功，计斩首五千余级，擒获三千余名。李成献上杨志首级，伏地请罪，天彪亲自扶起道：“今日这番大胜，皆防御一人之功也，岂可言罪。”众将见李成果然杀贼回来，皆深服天彪巨识。天彪吩咐军政司将众兵将功劳从实纪录，一面将杨志、孔明首级，并吕方正身，解去都省，这里传令三军安营造饭。慢表。

且说宋江收聚败残人马，在野云渡寨内，对吴用道：“万不料中了李成毒计，害了杨兄弟性命，又失陷了吕方、孔明两位兄弟，人马损近一半，此仇如何不报，军师可有良策么？”吴用沉吟道：“我军锐气已挫，兄弟们受伤者不少，敌势方张，若舍了此地而走，新泰、莱芜拱手而去矣。为今